

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唐罗主义”及其战略影响^{*}

樊吉社 徐帅 杨首国 周志伟 赵宏图 查道炯

[内容提要] 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闪电袭击、强掳马杜罗总统及夫人的军事行动是特朗普政府回归“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后，强势打响在西半球落实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枪，向全球宣示其维护西半球排他性主导地位的决心。美国这种强干涉性、强掠夺性、强进攻性和强排他性政策，严重挑战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颠覆现存国际秩序，为干涉他国内政留下了极坏的先例，对拉美政经外交局势造成巨大冲击，加剧拉美地区系统性风险，并对西半球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特朗普“唐罗主义”的真实意图并非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而是通过“退守”西半球，排斥所谓非西半球国家在美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最终服务其大国战略竞争目的。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控制使中国在委石油相关投资及债务等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中资企业应利用既有的双边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依法保护中方在委内瑞拉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 美国军事行动 “门罗主义” “唐罗主义” 委内瑞拉 国际能源

[作者简介] 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帅，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杨首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首席研究员；周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 2026年1月16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与拉美研究所共同主办题为“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及其影响”的学术研讨会，从美国战略意图、军事行动特点、对拉美地区影响、石油供应安全等多个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评析。在研讨会基础上，编辑部组织与会专家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大国竞争时代的“唐罗主义”

樊吉社

2026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起“绝对决心行动”,绑架马杜罗总统夫妇,并将其带到纽约审判。特朗普政府此举几乎完全契合其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说是落实新版战略目标的第一枪。那么,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是否意味着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此种调整是否意味着美国不再强调大国战略竞争?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又将产生何种深远影响?

一、美国“退守”西半球

特朗普政府新版报告中关于西半球的内容最引人关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与地区相关的内容,通常包括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欧洲、中东、非洲和西半球,亚太和欧洲地区往往是战略重点,而西半球的次序相对靠后。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2月发布的报告将西半球放在最后,特朗普第一任期在2017年12月发布的报告将西半球放在倒数第二位,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放在第三位,此次特朗普政府将西半球置于首要位置。

新版报告开宗明义,突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强调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保护美国本土以及本地区关键地理通道的准入,不允许非西半球竞争对手有能力在“我们的半球”部署军事力量或者其他威胁能力,或拥有、控制战略性关键资产。^①“特朗普推论”是唐纳德·特朗普版本的门罗主义,因此亦称“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是美国称霸美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15.

洲地区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延续。门罗总统在1823年的国情咨文中将美洲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警告欧洲列强不要干涉美洲事务，不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门罗主义为美国在美洲大陆持续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撑。1904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宣称美国有权干预西半球国家内部事务，美国开始在美洲地区承担警察角色。

“唐罗主义”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动向，即美国准备从国际舞台“退守”：“退”出中东和欧洲，回“守”美洲。美国从中东退出的努力始于奥巴马政府，奥巴马宣布要退出反恐战争，计划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但退出进程异常缓慢，转向亚太也远不够彻底。特朗普第一任期启动与塔利班的谈判，于2020年2月29日在多哈签署协议，终结在阿富汗的战争。拜登执政后落实执行了特朗普政府签署的协议，于2021年8月15日完全撤离阿富汗，美国将战略重心投放在中东和反恐问题上的进程至此宣告终结。

美国从欧洲退出的进程同样充满周折。特朗普第一任期曾施压欧洲各国增加防务开支，甚至威胁退出北约。^①特朗普对盟国“搭便车”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曾在1987年9月2日自费9万多美元购买版面，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发出“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批评盟国“占美国的便宜”，讽刺美国政客让美军“保护着美国不拥有的船只，运载着美国不需要的石油，而这些石油的目的地却是那些不会提供帮助的盟国”。^②尽管特朗普试图退出北约、退出欧洲，但他第一任期的外交安全团队本质上属于建制派，制约了他的作为空间，退出欧洲并不顺利。拜登执政后曾考虑让欧洲各国为其亚太战略服务，但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不仅欧洲各国无暇顾及亚太事务，美国也不得不保持在欧洲的持续介入。特朗普再

^① Julian E. Barnes and Helene Cooper, “As Russia Works to Weaken NATO, Trump Talks of a U.S. Withdrawa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2019.

^② Michael Kruse, “The True Story of Donald Trump’s First Campaign Speech—in 1987,” *Politico*, February 5, 2016,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2/donald-trump-first-campaign-speech-new-hampshire-1987-213595/>.

次当选后,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强硬的姿态减少在欧洲的防务责任,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对欧洲展开毫无保留的攻击与指责。2025年2月,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欧洲各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欧洲各国同样毫不客气;2026年1月,特朗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则对欧洲各国极尽讽刺之能事。^①

从中东和欧洲的“退”反向强化了美国对美洲的“守”。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刚开始即将毒品、非法移民、在美洲的领土扩张等问题当作政策重点,并将所有这些问题与所谓非西半球国家建立关联,宣称其他国家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损害美国安全,美国必须重新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委内瑞拉是美国所有这些国内政治议程交叉重叠的焦点,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契合其国内议程,此举成为“唐罗主义”的重要实践。

二、聚焦大国战略竞争

特朗普两次执政共发布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调整。2017年的报告将美国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势、影响和利益,试图侵害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和俄罗斯想要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截然相反的世界”,“大国竞争已经回归”。^②此后,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成为美国超越党派和政治周期的共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接踵而至,竞争取代了协调与合作,中美博弈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

^① “In Davos, President Trump Outlines Bold Vision for American Prosperity, Transatlantic Strength,” White House, January 21,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6/01/in-davos-president-trump-outlines-bold-vision-for-american-prosperity-transatlantic-strength/>.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p.2, 25, 27.

2025年的报告并不意味着大国战略竞争在美国对外战略中不再重要。美国“退守”西半球本身就是服务于大国战略竞争目的,以便排斥所谓非西半球国家在美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

特朗普总统关注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始于第一次执政期间。2017年的报告指出,“竞争对手已经在西半球寻找到操作空间”,“中国试图通过国家引导的投资和贷款将这个地区拉入中国轨道”,“俄罗斯继续已经失败的冷战政治,扶持激进的古巴盟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委内瑞拉并试图扩展在本地区的军事联系和军售”。^①2020年8月,特朗普政府发布《西半球战略框架》称,美国在西半球深厚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联系使得该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而外部势力在这个地区试图与相关政权结盟,利用该地区丰富资源谋利,并用投资和捐赠扩大自身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助长本地区腐败和法治的系统性恶化。为此,美国需要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地区民主和法治,应对“经济侵略和恶意政治影响”等。^②

第二次执政后,特朗普更多强调购买格陵兰岛的国家安全考虑,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有野心,格陵兰岛有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等等。^③美国关注巴拿马运河的理由则是担心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公司对运河的管理,有可能损害美国重构供应链和投送兵力的能力,影响美国对关键地区通道的准入。美国也从国家安全视角解读中国在拉美其他国家的活动,将其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同样引发美国关注。特朗普政府出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51.

^② “Overview of Western Hemisphere Strategic Framework,” White House, August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8/Western-Hemisphere-Strategic-Framework.pdf>.

^③ Ivana Kottasová, “The Great Race for the Arctic: Why Russia, China and the US All Have It in Their Sights,” CNN, January 21, 2026, <https://edition.cnn.com/2026/01/21/world/arctic-race-security-trump-explainer>.

兵委内瑞拉后，与中国往来密切的其他拉美国家现在也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新版报告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目标是防止外部势力侵入或者拥有关键资产，西半球国家还需为关键供应链提供支持。^①

美国“退守”西半球并没有降低对中国的关注，新版报告亚洲部分的内容甚至多于西半球部分，强调亚太地区将是下一个世纪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角逐场，美国将从实力出发引领地区走向，重塑中美经济关系，维持军事优势，遏制台海冲突，确保南海航道畅通等。^②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表明，中美战略竞争将向第三方国家延伸。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既是针对马杜罗总统，更是冲击中国与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有负面影响。事实上，中美在第三方国家的竞争早已开始：美国在2020年重开了在格陵兰岛的领事馆，在2023年恢复了所罗门群岛的使馆，其主要动机是盯防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当地的活动。中国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在中东和非洲、在东南亚国家、在中亚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人文交流、官方对话、军事合作等等，都被赋予大国博弈的意义。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之下，美国情报部门随之调整工作方式、预算，向中国相关方向倾斜，国务院则在美国驻外使领馆新增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

三、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影响

“唐罗主义”是“门罗主义”和“罗斯福推论”的杂糅，美国既要防止非西半球国家进入该地区，又要保持干预美洲各国内部事务的行动自由，本质上是控制西半球。美军绑架马杜罗总统夫妇之后，国务卿鲁比奥在新闻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5.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p.19-24.

访谈中宣称西半球是“美国的半球”，“美国不会允许西半球成为美国对手、竞争者和敌对势力行动的基地”。^①美国还对古巴、哥伦比亚等国也发出警告和威胁信号，由此可推断，未来美国干预美洲国家内政外交的行动很可能增多，并且更加肆无忌惮。独立参议员桑德斯批评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公然违法国际法”，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②

其一，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留下了极坏的先例。美洲各国拥有权利与任何国家开展正常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教育交流，美国没有理由和权力干涉这些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中国与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经济发展惠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美国不应将这些合作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更不应该左右美洲国家的选择。

其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有复兴“势力范围”的风险。新版报告强调，大国、富国、强国拥有更大影响力，这是国际关系永恒不变的真理。该报告的底层逻辑同样充斥着划分“势力范围”的味道：因为美国在美洲，美洲将成为其他大国的禁脔。这其实也是美国外交常见的虚伪之处，即美国可以在美洲划定势力范围，而其他国家的周边地区美国则需要无障碍进入。

其三，美国扩张领土、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不仅影响那些与美国关系欠佳的弱小国家，也将影响加拿大、丹麦等美国的北约盟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其实践释放出顺心遂性、漫不经心、肆意妄为的特征，这对其盟国是重大冲击：美国既不能提供安全，也不能提供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指出，相互依存成了施压武器，关税成了杠杆，金融基础设施成了工具，供应链被当成武器，大国竞争时代强者为所欲为，

^① “Rubio: This Is Our Hemisphere —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Our Security to Be Threatened,” White House, January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6/01/rubio-this-is-our-hemisphere-and-president-trump-will-not-allow-our-security-to-be-threatened/>.

^② Mariam Khan, “Trump’s ‘Donroe Doctrine’ Seeks Influence over Western Hemisphere Citing Old US Policy,” ABC News, January 6, 2026,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rumps-donroe-doctrine-seeks-influence-western-hemisphere-citing/story?id=128926397>.

而弱者只能承受，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瓦解，各国都需要适应新的现实。^①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将对外战略转向大国战略竞争，经贸和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筑墙设垒重创经济全球化；在第二任期收拢战线，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回归美洲，企图从大国战略竞争视角定义所有国家间的关系，颠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拆解现存国际秩序。照此势头发展，当他第二任期结束之时，世界或将如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在《第二次降临》中所描述的样子：万物分崩离析，中心不再屹立，无政府状态举世漫溢。^②

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特点及反思

徐 帅

2026年1月3日，美对委内瑞拉发动闪电袭击，强掳马杜罗总统及夫人，震惊国际社会。美军为何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实现行动目标，委内瑞拉防御失利有何需要检讨之处，以及此次行动的后续国际影响，这些都值得深入分析。

一、美军战法主要特点

自2025年8月以来，美国使用4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实施此次闪电袭击的

^① “Davos 2026: Special Address by Mark Carney,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6/01/davos-2026-special-address-by-mark-carney-prime-minister-of-canada/>.

^② 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Second Coming,” Poetry Foundation,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3290/the-second-coming>.

准备，其军事行动呈现四大特点。

第一，“四战合一”的混合战法形成压倒性优势。其一是经济战。在前期长达数年的制裁基础上，美分步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线和领空，限制人员、贸易往来；拦截油轮阻止委内瑞拉石油出口，试图切断其主要经济来源，恶化其经济状况，以此逼马杜罗下台。其二是认知战。借反毒反恐名义行颠覆政权之实，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太阳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再将马杜罗塑造成“毒品恐怖组织”头领。对内规避法律对总统开战权的束缚，对外污名化马杜罗，反复强调此次行动系应美国司法部要求进行，将军事作战行动包装为“执法”行动。其三是威慑战。美军陆续在加勒比海部署1.5万兵力和“福特”号航母、F-35战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等国举行联合演习，重启多个在拉美军事基地，攻击数艘所谓的“贩毒船只”，法外处决100余人。12月4日，美出台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西半球优先级提至首要地区，次日即宣布组建陆军西半球司令部，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其四是闪击战。美军在委内瑞拉圣诞节假期的深夜从西半球20个基地起飞超150架次飞机发动空袭行动，同时打击加拉加斯蒂乌纳堡军事基地等多个点位，以及马拉开波军事基地、北部拉瓜伊拉州、米兰达州等机场，迷惑和分散委内瑞拉注意力，尔后再派遣“三角洲”特种部队深入腹地，仅用3小时就掳走马杜罗夫妇。

第二，衔接有序的作战行动打出“斩首”典型战例。此次行动是美军“精准情报+电子压制+精确打击+立体投送”作战链条的完整呈现。在情报获取方面，美综合利用卫星、网络、无人机、人力等手段对委内瑞拉开展长达数月的情报搜集行动，渗透进马杜罗核心圈层，细致掌握其居住的蒂乌纳堡情况，分析其生活模式，甚至根据卫星图像和情报信息，按1:1比例复刻其安全屋并反复演练破门抓捕，为行动提供精准情报支撑。在电子压制方面，与此前在伊朗实施的空袭核设施行动一样，美军采用了“穿透性制空

作战”，但不同的是，此次美军首先使用电子战飞机和网络攻击，瘫痪加拉加斯的电网和民用通信系统。同时，F-22、F-35等多型战斗机和B-1轰炸机在高空压制委内瑞拉防空网，掩护直升机低空突防。在精确打击方面，在委内瑞拉防空网被压制后，美军对委多个点位关键设施实施精确打击，包括国防部长所在的空军基地、国会大厦、雷达站等十余个点位，进一步摧毁防空指挥体系，扰乱委反击行动与军事部署，策应关键任务部队抵近突破马杜罗住所。在立体投送方面，美军选择在圣诞假期夜晚委军兵力较少，且相对懈怠的时机，通过技术手段破坏任务区照明设施，在夜色掩护下使用多型武装直升机、旋翼机和运输直升机快速投送“三角洲”特种作战部队成员，并以绝对火力优势突破委军抵抗。随后快速撤离，用时仅约16小时就将马杜罗带回美国。

第三，体系化应用的武器装备助力达成“零阵亡”战果。此次行动美军动员多型装备，达成精准协同，为行动“零阵亡”奠定了基础。在电子压制阶段，提前部署到波多黎各海军基地的EA-18G“咆哮者”和EC-130H“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率先出动，构成压制主力，干扰委方指挥通信和导航系统，二者共同构成电子压制体系，配合E3预警机的实时引导，造成委军雷达和通信失灵。在精确打击阶段，MQ-9A“死神”等无人机，海上舰艇、F-35战斗机等武器平台发射导弹，仅1小时摧毁多处委军雷达站、指挥中心和军事基地。MH-47“支努干”、MH-60“黑鹰”直升机低空飞行，利用S-300VM探测盲区进入委内瑞拉，对马杜罗所在地发起打击。根据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X平台转发目击者报告和委受伤军人回忆，美军在攻击马杜罗安全屋时还可能使用了定向能武器，导致委士兵丧失了行动能力。^①在立体投送阶段，从“硫磺岛”号两栖舰起飞的CH-47“支

^① 《美媒报道：美或在对我行动中用了定向能武器》，新华网，2026年1月16日，<https://www.xinhuanet.com/milpro/20260116/254decdeea324526875664653329dc89/c.html>。

“奴干”直升机搭载特种部队与装备实施规模化投送，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挂载地狱火导弹和火箭弹提供全程火力掩护。美参联会主席表示，仅有一架直升机被打中，^①但未被击落。整个行动中只有几名美军士兵受伤。

第四，经年累月的渗透工作发挥制胜关键作用。一是长线布局、持久推进。美国以“经济利诱+制裁威慑”双线施压策略对委渗透由来已久。2002年4月，10多名受到美国煽动和支持的委高级军官声明不支持政府，并将查韦斯总统扣押。2019年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封总统”制造危机时，美方就成功策反多名委军官，包括时任委驻美使馆武官何塞·路易斯上校。^②二是重金策反、一线勾连。2024年以来，美国加大对马杜罗核心圈层实施“贴身渗透”。据美联社报道，202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曾试图策反委总统专机首席飞行员维列加斯，遭到拒绝。^③2025年8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将缉拿马杜罗的悬赏金额从2500万美元提升至5000万美元，加大诱惑力度。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2026年1月3日透漏，美中情局渗透小组通过线人掌握了马杜罗的“行踪、居住地、出行路线、饮食习惯、穿着打扮”，甚至还有“宠物情况”。三是释放迷雾、精心掩护。美故意提前公开并适度炒作维列加斯拒绝出卖马杜罗的情况，制造“策反马杜罗身边人失败”假象，干扰委方判断，麻痹委安防神经，掩护其“内鬼”活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已下令逮捕了原总统卫队司令、军事反情报局长马尔卡诺·塔巴塔将军。

^① 《美军参联会主席通报突袭委内瑞拉行动细节》，中新网，2026年1月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6/01-04/10545371.shtml>。

^② 《委内瑞拉驻美高级武官叛逃，现身华盛顿》，央视网，2019年1月26日，<https://photo.cctv.com/2019/01/27/PHOAJUaOXJzmYAvsZc6h9vqU190127.shtml>。

^③ 《美特工被曝利诱马杜罗飞行员，起底美国间谍渗透史》，澎湃新闻，2025年10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855769。

二、对委内瑞拉反入侵失利的复盘反思

美委之间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委失利不足为奇，但美军得手如此之顺、如此之快，还是让人大为震惊，值得反思。

一是情报和反情报工作失利，丧失应对入侵先机。从内外两个维度看，委情报和反情报工作均存在重大纰漏。从内部看，在美方明确表示派中情局工作组潜入委境内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委反情报部门未能对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甄别和肃反，导致“内鬼”为敌军不间断提供精准信息。从外部看，面对美军筹划数月、多地和多部门协同的作战行动，委情报力量却丝毫没有察觉，更未能及时发出预警。

二是战备思想松懈，为美军乘虚而入提供机会。俄罗斯驻委大使接受采访时提到，美军行动正值委假期，委军进行了分批轮休，在位率不足使原本就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被进一步放大，反映出委军整体备战思想不够充分，缺乏大兵压境的紧迫感和警觉性。遭到突击后，从领导层、指挥层到作战单元、一线部队的快速反应、灵活应对能力均差强人意。

三是武器系统谱系庞杂，极大限制反入侵行动效果。据媒体报道，委军防空系统中同时存在俄制S-300VM反导系统、其他国家的反隐身雷达、伊朗的无人机等多种型号装备。但各型装备存在兼容问题，导致“目标发现—目标锁定—精准打击”链路不畅，影响防空拦截效率。

三、美军行动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却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

首先，破坏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公然践踏，给国际秩序带来系

统性冲击。美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擅自入侵主权国家领土，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并移送出境接受美国法院审判，严重违反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是对他国现任国家元首豁免权的粗暴侵犯。尤为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在行动后直言“我不需要国际法”，宣称限制其权力的只有“个人的道德准则和意志”。这种将国家实力凌驾于法律规则之上的霸权逻辑，彻底暴露了“强权即公理”的危险倾向，不仅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让所有国家面临法律与安全的双重不确定性，更打开了“丛林法则”回归的潘多拉魔盒，为全球动荡埋下隐患，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与强烈反对。

其次，影响西半球地缘战略格局走向。美国“打左拉右”的行为会深刻影响地区地缘战略格局走向。委内瑞拉是拉美“反美铁三角”中实力最强的一角，遭到打击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波及古巴、尼加拉瓜两国。事件对2026年将进行选举的巴西、哥伦比亚等左翼执政国家造成空前压力。其“寒蝉效应”将扩散至其他国家，部分国家将被迫选边站队，在“安全”与“发展”诉求中选择前者，向美靠拢。当然历史多次证明，在美式霸权面前，地区反美情绪必然会累积性上涨，达到某种程度后也必然会强烈爆发。

再次，冲击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一年内已经对委内瑞拉等7个国家发动了军事打击，下令对其他国家发起空袭超过626次，^①当前又对格陵兰岛、伊朗发出动武警告。特朗普一边要求北约盟友将军费占GDP比重从2%提高到5%，一边提议将本国2027年国防预算飙升至1.5万亿美元。种种迹象表明，传统安全议题出现升温势头，动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干涉他国的做法可能会成为本届美国政府的偏好性选项。这种新动向将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① 倪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与不变》，求是网，2026年1月16日，<https://www.qsttheory.cn/20260115/280cd92f6b144232a8eadf33af712ad9/c.html>。

“唐罗主义”干涉与拉美新右翼崛起的联动效应

杨首国

2026年特朗普升级版的“门罗主义”，也就是“唐罗主义”正式出炉。美国图谋强化对西半球的绝对控制，对拉美地区的干涉行动正不断升级。同时拉美新兴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强势崛起，已在拉美多国取得执政权，且呈现不断壮大之势。美国在拉美狂飙突进的干涉行动，叠加拉美新右翼持续扩大政治版图，势必形成呼应联动，相关问题值得关注研究。

一、“唐罗主义”的正式操练

1823年美国总统一詹姆斯·门罗发表“门罗宣言”，确立“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原则，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就“门罗主义”不断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践演练，对拉美的干涉行动从未停歇。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显著加强对拉美的战略重视，不断加大对该地区战略投入，“门罗主义”干涉政策不断升级。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西半球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及政策实施路径进行了全面阐述，其核心要义是“西半球优先”的战略选择、绝对控制“后院”的战略目标。特朗普新版西半球战略的实质是200多年来“门罗主义”维护霸权的延续，但蕴含着一些新的叙事逻辑、战略重点及控制手段，因其带有明显的特朗普个人烙印，被外界称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或“唐罗主义”。

“唐罗主义”有诸多独特之处。一是直接抛弃了以“美式规则和价值观”为主导来进行干涉的霸权逻辑，代之以“武力和实力”为基础的公开霸凌控制。二是直接将拉美与美国国内的问题挂钩，声称拉美是毒品、非法移民、有

组织犯罪等问题的根本症结,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以推动打击贩毒、边境治理、近岸制造等美国国内优先议程为名,给干涉行动增添合法性和支持度。三是更加多元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重手段,将贸易和安全问题工具化、武器化,明确提出重点控制拉美地区关键航道、关键设施、关键矿产、关键供应链,毫不避讳其全面控制的战略野心。

2026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是“唐罗主义”在拉美的第一场正式操练,其目的不仅是全面控制委内瑞拉,更是要通过制造威慑效应或示范效应,使新西半球战略在拉美尽快落地并取得最大化收益,为特朗普中期选举造势。这次行动也是一次压力测试,可以试探拉美国家和域外竞争对手的反应及底线。目前看,美国通过对委内瑞拉发动一场速度快、规模小、成本低、收益高的军事行动,在发挥战略威慑以及取得能源控制的实际利益方面取得了成功,可谓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但从战略全局来看,委内瑞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被绑架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看似“人质”,实则成为“烫手山芋”,更关键的是美国在道义与制度等软实力方面严重损耗,对委内瑞拉行动有可能得不偿失。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美国越来越将中国在拉美日益扩大的影响视为对其区域控制权的重大挑战,排挤打压中国成为其西半球战略的核心目标。长期以来,美国将维护西半球的民主、繁荣、安全作为对拉政策的三大目标,但近年来,随着中拉在贸易、能源、基建以及科技等领域合作持续拓展,融合不断加深,美国战略焦虑急剧上升,十分忧心自身在拉美的经贸影响力持续流失导致“后院”彻底失控,因此对中国采取了新一轮密集的舆论抹黑、经贸对冲、规则遏阻、破坏施压等手段,包括无端指责中国控制港口和关键矿产,利用关税威逼拉美国对华经贸脱钩,甚至直接出手阻止中国使用巴拿马运河等。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全方位围堵打压,不仅出于区域利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把拉美作为与中国在

全球竞争的一环，希望借拉美这一优势性区域在全球博弈中获取更多筹码。可以预料，随着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得手，其在拉美控制力不断增强，美国势必在排挤打压中国上展开更多行动，下一步很可能从能源资源控制、投资安全审查以及单边制裁等方面入手，压缩中国在拉美的发展空间。美国通过掌控委内瑞拉石油生产、销售与利润分配，欲切断委内瑞拉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并将此模式复制到区内其他与中国有能源资源合作关系的国家。美国还可能以投资和提供技术为诱饵，威逼拉美国家签订具有排华条款的合作协议。《美墨加协定》将在2026年重审，美国可能炮制新的“毒丸条款”来阻碍中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合作。

二、“唐罗主义”与拉美新右翼的互动之势

拉美新右翼指的是近年在全球保守主义浪潮和拉美地区反传统、反建制、反现任的政治社会思潮带动下，形成的一股新兴的右翼保守政治力量。他们多数推崇经济自由主义、政治威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主张通过彻底全面变革改善国家发展困局，与传统右翼的组织运作逻辑与政策取向不尽相同，故被称为“新右翼”。近年来，新右翼通过大选已在巴西、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等多国掌权，加上巴拉圭、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伯利兹等国长期由右翼掌权，右翼已占据拉美执政版图的半壁江山。此外，其他国家还有不少新兴右翼政客涌现，他们在政坛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国会和地方选举中接连取得突破，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新右翼已成为拉美政坛的一支重要主导力量，大有取代左翼之势。

值得关注的是，拉美地区新右翼与特朗普长期互动密切，尤其近期彼此配合、相互拉抬明显增多。拉美新右翼领导人普遍对特朗普极度推崇，以

被称为“本国的特朗普”为荣，在意识形态、政策取向、个人风格等方面均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拉美地区新右翼代表人物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与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立场高度一致，他曾多次前往美国拜见特朗普，两人在社交媒体上时常相互唱和、支持。2023年阿根廷大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支持米莱，称其为“阿根廷的特朗普”，特朗普的支持成为米莱赢得大选的重要外部助力。特朗普二任以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在拉美地区“扶右打左”的力度，尤其是在几场关键选举中公开介入，以多种方式对右翼领导人进行支持。在决定米莱执政地位走向的阿根廷中期选举中，特朗普亲自喊话，要求阿根廷选民将票投给米莱所在的政党，否则就会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停止对阿根廷至关重要的融资支持。选举结果证明，特朗普的介入对米莱领导的政党获胜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智利、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大选中，美国均给予右翼领导人或明或暗的各种支持，最终帮助这三国右翼全部成功上位。作为回报，拉美新右翼掌权国家对特朗普的西半球战略给予了各种配合支持，对于美国军事入侵委内瑞拉并绑架马杜罗总统夫妇这一极端恶劣行径，并未表达谴责和反对立场，甚至少数国家如阿根廷还予以公开支持。

三、拉美国家的未来选择

短期内，美国提升了在拉美的威慑度和掌控力，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等左翼政权面临更大的生存考验，地区左右两派的矛盾势必加剧，地区一体化进程也将严重受阻，拉美地区很可能进入外力干涉加剧、内部矛盾加深、政治社会冲突加剧的一个不稳定的特殊阶段，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可能多发。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拉美国家将普遍陷入自主性危机以及大国博弈中“选边站”的双重压力，但应对的策略和方式会出现分化。智利

等资源富集国家有可能强化国家主权与资源控制,包括将锂矿界定为国家战略资源,国家主导开发,限制外资独资开发,强化反垄断与供应安全等。墨西哥以及部分中美洲加勒比国家希望借中美博弈,提高自身产业地位,强化本地产业链,改善就业。南美多数国家与中国经贸联系更加紧密,在政治和安全上则受制于美,因此外交上不会轻易“选边站队”,但在具体议题则可能展现倾向性。

美国的干涉介入对拉美新右翼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拉美新右翼借助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扶持以及对左翼力量的持续打击,既壮大了自己,又削弱了对手。随着地区左翼普遍遭遇困境,民众不满情绪增加,右翼拥有继续保持强势的内外有利条件。在2026年的大选中,不排除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家集体右转,届时南美地区有可能出现右翼“一统天下”的极端局面,从而打破近20年拉美政坛左右共存的基本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美国的恶行已引发地区部分民众的反美情绪,如果美国对拉美的干涉继续升级,民众的愤怒情绪有可能转移到亲美的右翼政府或政治人物头上,再加上无法尽快兑现提振经济的选举承诺,新右翼的崛起势头有可能放缓,甚至戛然而止。

美国政策对拉美地区的多重影响

周志伟

“美国非法拘捕马杜罗事件”充分体现出美国放弃低政治性的对拉美政策模式,转而实行以“内政化”和“泛安全化”为政策逻辑、强调美国单边强制、确保对拉美的全领域控制、排斥域外竞争对手的“新门罗主义”本

质。美国这种强干涉性、强掠夺性、强进攻性和强排他性政策，对拉美政经外交局势造成巨大冲击，加剧拉美地区系统性风险。

一、政治风险上升但程度不一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期间（2017—2021年），便已在拉美地区采取“压左扶右”的政治塑造手法，引导拉美地区政治生态走势。当时，特朗普加大对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的制裁打压力度，加强与巴西极右翼博索纳罗政府之间的政策联动配合，力挺由拉美右翼政府构成的“利马集团”对委内瑞拉的外交孤立，等等。同时，通过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拉美国家的推广，强化了与拉美极右保守集团之间的互动，培养一大批拉美极右翼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现阶段拉美右翼崛起的中坚力量。

2025年特朗普重新执政后，拉美地区处在左、右政治力量均势博弈阶段，这为其政治干预创造了更有利条件。如，特朗普政府通过颠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切断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三国互助链条，为下一步对古巴、尼加拉瓜的政治颠覆准备了条件；通过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政变案”司法审判程序的多形式干涉，加大对左翼卢拉政府的施压力度，提振巴西极右翼势力士气。2026年，包括巴西在内至少有5个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尚不确定）将举行大选，特朗普大概率将强化选举干涉力度，进一步扩大右翼执政优势。

特朗普的干涉政策加剧拉美国家的政治风险，但程度有所不同。其一，高风险国家为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政局剧变后，古巴、尼加拉瓜政局稳定面临超高风险。同时，特朗普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已发出多次警告，也使该国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其二，中高风险国家为秘鲁、洪都拉斯、玻利维亚。秘鲁自2016年以来经历7位总统，且在2022年和2025年发生两次总统弹劾，政局持续动荡。加之秘鲁特殊的地理区位，特朗

普大概率将加大对该国2026年大选的干预力度，进而加剧秘鲁政局混乱。同时，因特朗普的选举干涉，2025年选举争议问题为洪都拉斯政局埋下了重要隐患，政局稳定性面临较大考验。另外，玻利维亚新政府的自由化改革也有可能加剧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政局同样面临较高的动荡风险。其三，局部风险国家为厄瓜多尔、巴西。在厄瓜多尔，诺沃亚政府围绕“重新开放外国军事基地”的修宪案遭到超60%民众反对，这使得诺沃亚政府在美国和厄瓜多尔民众两种对立诉求中面临两难选择；在巴西，特朗普对2026年巴西大选的可能干预将影响该国政局稳定和走向，政治风险或有所攀升。

二、经济下行风险整体加剧

根据联合国拉加经委会 (CEPAL) 的统计，^①2016—2025年，拉美地区经济陷入“低增长陷阱”，整个地区年均增速仅为1.2%，甚至低于20世纪80年代“失去十年”的年均增速 (2.0%)，属全球经济最乏力地区。2025年，拉美经济增长率约为2.4%，连续四年低于3%。

2025年，特朗普对拉美地区政策呈现“经贸武器化”的鲜明特征。其一，通过多轮次关税“大棒”威胁，逼迫拉美国家对美国在非法移民、毒品等问题上妥协让利。其二，通过对拉美主要国家钢铝、汽车等产品加征高关税，削弱拉美国家关键产业竞争力，支撑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政策安排，增加拉美国家产业升级难度。其三，特朗普政府预计还将重审与墨西哥、中美洲国家之间的自贸协定，升级“毒丸条款”，削弱拉美自贸伙伴国家的贸易政策主权，限制它们与中国、印度等域外非自贸伙伴国家的贸易空间。其四，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加强对拉美关键资源、关键航道、关键基础设

^① CEPAL,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5: movilización de recursos para el financiamiento del desarrollo*, 5 de Agosto de 2025, p.19.

施和关键资产的全域控制，此举同样将影响拉美国家与域外地区的经贸合作效率。总体来看，特朗普旨在将拉美地区塑造为以北美供应链为中心的資源供应地和“近岸”生产基地，重构拉美经济对美国的多重依附，通过深化美拉之间的经济利益融合，限制域外竞争者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进而恢复并巩固美国对整个拉美地区经济的绝对主导权。

随着特朗普军事施压、政治干预、关税霸凌、侨汇政策收紧、“去中国化”等政策组合的出台，拉美地区政经风险显著攀升，贸易和投资风险存在阶段性恶化的趋势。根据联合国拉加经委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测，2026年拉美经济增长率约为2.1%—2.3%，不及2025年表现。若特朗普对拉美地区采取其他极端政策和举措，拉美地区经济或将陷入更艰难局面。

三、地区安全风险显著攀升

过去15年，拉美减贫幅度明显收窄。据世界银行预测，2025—2027年，拉美贫困率的年均降幅可能减少至0.3个百分点。同时，拉美贫富分化问题依然严峻。整个地区基尼系数为0.452，仅好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较经合组织(OECD)均值(0.315)高出14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公共安全恶化已成为拉美地区的突出风险。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拉美地区的凶杀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①公共安全甚至成为影响拉美国家政局稳定的关键因素，安全治理不力已直接导致2025年部分国家(秘鲁、苏里南)政权垮台或政府更迭。

特朗普政府强行遣送非法移民、单边武力缉毒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有违跨国问题的解决常理，甚至可能衍生更不可控的潜在风险，拉美地区可能步入社会矛盾、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多发周期。美国尼斯坎南中心

^①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Review*, World Bank, April 2025, p.53.

(Niskanen Center) 在2025年11月就曾预测,若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引发该国短期内乱,委内瑞拉难民数量在未来1—3年将达170万—300万,若引发长期内乱,难民数量可达400万。^①在反毒问题上,巴西智库伊加拉佩研究所则指出,由于美国不管控国内毒品需求,特朗普政府的“毒品战争”难以奏效,贩毒组织将重新调整供应链,使拉美地区的毒品问题治理更趋复杂,而特朗普侵犯他国主权的做法更挤压跨国反毒合作空间。^②另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持续加大对拉美地区毒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问题的打压力度。比如,2025年12月,将芬太尼命名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总部位于哥伦比亚的海湾家族(Clan del Golfo)列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FTO),这也将进一步增大美国开展跨境执法(甚至是军事打击)的概率。

值得关注的是,为配合“西半球优先”战略安排,特朗普政府强化在拉美地区的军事部署。在关键航道问题上,美国曾多次威胁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并加大对麦哲伦海峡的军事监控。在反毒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多次要求墨西哥允许美军入境和使用无人机打击贩毒集团。在非法移民管理上,特朗普签署多道行政令,将非法移民定性为“入侵”,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向美墨边境派遣上万名兵力。此外,为提升美军在西半球的军事响应效率,整合成立了美国陆军西半球司令部。特朗普政府还宣布有意将秘鲁升级为“非北约主要盟国”,重启波多黎各军事基地,积极在厄瓜多尔、阿根廷、多米尼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巴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寻求军事准入和合作,持续强化在拉美地区

^① Niskanen Center, “The Days To Come: Modeling Refugee Flows From Venezuela After U.S. Intervention,” November 11, 2025, <https://www.niskanencenter.org/the-days-to-come-modeling-refugee-flows-from-venezuela-after-u-s-intervention/>.

^② Robert Muggah, “The Geopolitics of Trump’s War on Drugs,” *American Quarterly*, September 18, 2025,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article/geopolitics-war-on-drugs/>.

的军事存在。^①这种局势将直接推升拉美地区国家的军购力度，恶化拉美地区的安全局势。

四、区域阵营对立或更突出

拉美地区在民粹主义持续升温、左右力量均势博弈的态势下，左、右翼主政国家之间的政治对立情绪更趋紧张，左翼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同样也有所增多，甚至存在多对国家中断外交关系的局面，地区一体化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对拉美国家“压左扶右”的政治干涉、军事威慑和入侵进一步加剧了域内关系的紧张对立。

2025年4月，仅有三分之一的拉美国家元首参加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第九届峰会，拉美右翼主政国家元首更是全部缺席本次峰会。2025年9月，针对美国加大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持续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威胁，拉共体发布联合声明重申拉美地区为“和平区”。但是，该声明仅获哥伦比亚、巴西、古巴、墨西哥等20个国家的支持，其余13个国家拒绝签署。2026年1月3日美军入侵委内瑞拉后，拉美域内国家立场分化严重，巴西、墨西哥、智利、古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等国强烈谴责美国，阿根廷、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巴拉圭、圭亚那则支持或默许美国行为，玻利维亚、巴拿马、秘鲁等国则为克制的中间派。可以预计，拉美地区阵营对立局面仍将持续。

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新门罗主义”与拉美国家的安全、发展两大核心利益存在严重冲突。在安全层面，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干预、军事恐吓、非法入侵等做法使拉美国家面临最直接的主权安全威胁。在发展层面，特朗

^① Chase Harrison, “Tracking Trump and Latin America: Security—Trump Blockades Sanctioned Venezuelan Oil,” AS/COA, December 17, 2025, <https://www.as-coa.org/articles/tracking-trump-and-latin-america-security-trump-blockades-sanctioned-venezuelan-oil>.

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自私利益观、对拉美战略资源和资产的控制诉求、关税“大棒”政策实践都使拉美经济发展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环境。短期来看，拉美地区团结的缺失有利于特朗普政府获取部分收益。中期来看，美国“新门罗主义”将推升拉美地区的反美情绪，进而促进拉美左翼力量的重新崛起。长期来看，美国“新门罗主义”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将大大强化拉美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自主探索与实践，最终结果是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衰落。

美国军事介入的石油动机

赵宏图

事件发生后，外界普遍认为美军事介入委内瑞拉是为了石油，或者说石油是特朗普采取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动机之一。许多文章标题中都含有“觊觎委石油资源”“独吞委资源”“明抢石油”“掌控委石油”等类似字样和表述，各地抗议美军事行动的示威游行中不乏“*No Blood for Oil*”等标语，媒体及网络节目中也有不少调侃特朗普明目张胆谈石油的内容。

特朗普在美军抓捕马杜罗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石油”的次数要比提及毒品或贩毒的次数高出近一倍，石油动机是观察分析美对委军事介入及未来局势走势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可否认，石油是特朗普干预委内瑞拉及拉美局势的一块重要“拼图”和主要动因之一。不过，相对于最终目标和占领资源等而言，石油动机更多体现为媒介和手段，是特朗普实现其政治、安全、外交乃至经济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美国并非真的需要委内瑞拉的石油，但掌控其石油产业是当前控制这个国家的最佳

手段。^①

一、美国“为了石油”？

最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想控制、且能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吗？首先，“为了石油”是一个较为模糊或主观的判断，而认为美军事行动与石油有关的说法在逻辑和事实判断上都更为准确和客观些。从字面意义上说，无论中文里的“为了”还是英文中“for”都更多是指石油成为美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或目的物，也就是说要获得委内瑞拉的石油供美国消费或使用。但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石油产量大幅上升，美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更是大力推动化石能源开采和出口。因此，从一般意义的消费或进口的角度看，美国的石油产能“已经过剩”，已经不那么需要大量进口或消费委内瑞拉的石油了。其次，与其说美国是为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不如说是为了获取相关的“石油利益”。从所有权或主权的视角看，控制另一国资源的途径只有吞并其领土进而把其领土范围内的资源占为己有，而这在二战后已经很难实现，当然目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吞并意图能否及如何实现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前最为接近上述情况的是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国际舆论较普遍认为美国的意图是占有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但后来的事实已证明，不仅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主权依然为伊拉克人民所有，美国也未拥有获取伊拉克石油资源或者进口的特权。至于人们关注的油气开发投资，美国石油公司也没有获得特别的优势或优惠。出于商业和经济性等因素考虑，美国油企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并不积极，获得的项目数量有限且效益不

^① Jordan Blum, “Trump Threatens To Keep ‘Too Cute’ Exxon out of Venezuela After CEO Provides Reality Check on ‘Uninvestable’ Industry,” *Fortune*, January 12,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1/12/trump-threatens-keep-too-cute-exxon-out-of-venezuela/>.

佳。以这样有限的石油相关利益，根本无法解释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几十亿美元的投入。

二、什么样的石油利益？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政府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石油利益？特朗普表示这次不能像伊拉克战争那样，而是要“把石油留下”。虽然实际上美国并不那么需要用委内瑞拉石油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或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但石油收入对委内瑞拉很重要，石油可以成为特朗普实现其政治、安全及外交等诸多利益的重要抓手和杠杆，通过介入委内瑞拉石油开发、部分掌控其石油出口收入等，美国既可以获得一些眼前的实际利益，又可以打击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者，震慑和牵制其战略对手，进而实现所谓的“唐罗主义”等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具体而言，一是践行特朗普的“能源梦”。自身的商人属性、共和党背景及受诸多石油大佬长期“熏陶”、游说等因素，使得特朗普有着很深的石油执念和情结，认为石油代表财富，石油产业强则国家强。特朗普二任伊始即推出能源环境新政2.0，大力推动油气等化石能源开采和出口，强化对俄罗斯、伊朗等的打压和制裁，极力巩固美国在全球的“能源主导地位”。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放弃中国优势地位日益突出的新能源等产业，转而借助美国占优势的化石能源，试图扩展全球“能源霸权”，其目的之一就是应对中国的挑战，试图以化石能源优势竞赢中国的新能源和电力优势，以“石油霸权”或“油权”对抗中国的“电力王国”或“电权”。在此执念影响下，特朗普试图把美国的“能源主导”扩张覆盖到委内瑞拉乃至西半球，以期全面控制美洲的资源能源，进而打造梦想中的“资源帝国”。

二是回馈国内石油利益集团。美国共和党政府向来与化石能源利益集

团关系密切，特朗普能够再次上台离不开国内石油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其能源环境新政2.0的推出也在很大程度上利好国内化石能源产业。此次美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能源行业有望成为最大受益者。特朗普要求委内瑞拉将3000万—5000万桶石油交给美国销售并支配部分收入，此举惠及部分石油相关企业。美国的部分炼厂将因从委进口重质油的低成本等原因而受益。特朗普政府进军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号召也得到在委长期经营的雪佛龙及一些小企业的响应。中长期看，随着形势的好转，不仅雪佛龙等美油企有望从未来委石油开发中获益，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也有望收回在委数十亿美元的未偿贷款和赔偿金。

三是借机震慑、打击国际竞争对手。近期内，对委内瑞拉相关影子船队的封锁打击，将直接冲击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应对美能源制裁的努力，大幅削减中国对委内瑞拉低价重质油的进口。特朗普威胁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和资金流入，也不可避免加剧古巴民生危机和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中长期看，美对委石油业介入和影响程度的加深，不仅有助于美国提升自身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还将冲击诸多市场竞争对手。加拿大石油的出口价格和市场份额面临更大压力，沙特等欧佩克国家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能力将受到削弱，委石油进入市场压低油价将对俄罗斯财政收入和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在委石油投资的阻力也会增大。此外，欧盟在俄乌冲突后急剧上升的对美能源依赖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

四是收割国内政治利益，助力共和党中期选举。近来，因在中期选举前的民调支持率下降，特朗普对选举前景的危机感很重，自称“若中期选举落败将可能被弹劾”。为此，近期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动作频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国内政治的视角找到解释。就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业而言，不论是国内能源企业直接或间接从中受益，还是通过震慑打击欧佩克、古巴、俄罗斯和伊朗等竞争对手，亦或是通过预期中的压低油价安抚国内消费者，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特朗普长期以来将增加产量和降低油价视为经济福音，并列入其二任内的优先事项。随着选民持续表达对生活成本的焦虑，把“钻探，使劲钻探”（drill, baby, drill）的口号和政策大幅扩展到委内瑞拉及拉美，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就变得十分紧迫。

三、美国能否控制委内瑞拉石油？

外界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对委能源命脉的掌控能够到什么程度？特朗普对委石油业野心勃勃，为此在国内外动作频频，试图通过“掌控委内瑞拉的财政和能源命脉”来实现其多重目标。相对而言，美石油巨头在委石油领域有深厚的经营基础和经验，在美解除制裁、委新政府提供某些便利的情况下，增加在委投资的概率将显著增大，至少会高于马杜罗时期和伊拉克战后。不过，受未来委局势不确定性和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特朗普“能源美梦”的落地仍障碍重重。

特朗普的近期目标有望部分实现。美军事介入之前，影响委内瑞拉石油产能和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于美国的石油制裁和对影子油轮的封锁，而当前取消制裁和封锁的主动权已掌握在特朗普政府手中。且较2003年伊拉克战后，美国当前进口委内瑞拉重质油的经济动力更足。随着委内瑞拉石油顺利运抵美国销售，美国政府部分控制和影响委石油收入的愿望便有了一个新起点。后续如果特朗普与委代政府的谈判和交易进展顺利，未来美从委进口的石油数量将显著增加，其他油企对委投资意愿也会增强。雪佛龙前拉丁美洲业务负责人阿里·莫西里表示，该公司正筹集20亿美元资金准备投资已确定的委内瑞拉石油资产，部分资本已提前布局。有分析指出，如果政治过渡顺利，且美对委制裁和封锁被解除，产能或许在几个

月内恢复，委石油产量有望在2026年底增至120万桶/日。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西格尔 (Clayton Seigle) 指出，如果制裁解除及相关政治、法律和资金等条件都具备的话，到2028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甚至有望反弹至150万桶/日。^①

但从中长期看，委内瑞拉石油产能恢复的速度和程度恐将远低于特朗普政府的预期。相对于特朗普孜孜以求的“能源主导”地位，美油企更关心的是“能源股息”和商业利益。2025年11月美国内石油产量仅比2024年12月增长3%，且主要得益于油田效率提升而非特朗普的能源新政。在委内瑞拉，特朗普声称将投入巨资修复委石油基础设施，但主要油企对此反应冷淡。2026年1月9日，特朗普在白宫召集油企高管商讨对委投资时，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直言委石油产业目前“不具备投资价值”。

影响委石油产能恢复及美企后续大规模进入的障碍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业性较差。委原油主要为重质油，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在油价相对低迷的情况下对石油公司缺乏吸引力。国际石油市场供应过剩或致今明两年油价跌破每桶50美元，低于委多数现有油田的盈亏平衡点。目前美石油公司投资兴趣点主要在本土及圭亚那等南美深海低成本油气资源。二是政治风险高。许多业内人士指出，在政局基本稳定之前，石油公司将不会做出实质承诺。美油企强调，在大规模投入委石油业之前，委内瑞拉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三是投资成本大。钻井平台、管道及港口等设施老化和维护疏忽使得委石油设施破败程度远超预期，仅修复现有设施就需要上千亿美元的投入。且委石油业人才储备、电力保障及配套供应等方面的问题也很多，大规模产能恢复任重道远。

^① Clayton Seigle, “How Much More Oil from Venezuela—and How Soon,” Public, January 13, 2026, <https://www.publicnow.com/view/79B8AE66C54D76282ACE85088129A5DD7F6063A7?1768330078>.

四、是否影响中委合作？

最后一个问题跟中国有关，即中委能源合作是否还有机会？一方面，美介入对中国石油进口影响相对有限。中国曾是委内瑞拉原油的主要买家，但随着其产量下降和中国推进石油进口多元化，近年来委石油在中国进口中的占比显著下降。2024年，中国从委进口原油149万吨，约占总进口量的0.27%。随着特朗普二任上台后持续加强对委石油制裁和封锁，2025年1—11月中国从委石油进口占比已降至0.07%。在石油制裁和封锁下，中国一些地方炼厂转自伊朗、加拿大等国进口，虽成本显著增加，但就中国整体石油消费而言冲击有限。在委石油出口问题上，特朗普虽然极力排除中国在委石油业投资，但公开表态希望把美企在委产出的石油卖给中国。如果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恢复到较高的水平，美国本身相对有限的需求不足以全部消化，中国是其理想的目标市场。且美国进口委内瑞拉石油意味着其必然要放弃进口加拿大类似品质的石油，这将使加拿大的石油出口会更多流向中国。除了委内瑞拉外，中国石油进口还有很多选项。在美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后，巴西已表示要扩大对华石油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在委投资机会尚存。中国在委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和矿产开采及制造业，其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近年来也因美对委石油制裁等出现显著下降，由2018年的35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3.18亿美元。^①短期看，中国在委石油相关投资及债务等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但从中长期看，中资在委石油投资仍有机会。西方石油公司相对而言“身娇体弱”，对利润回报更为敏感，对于营商环境较差国家更多的选择是观望或退出。而中国油企在海外经历了多年的“摸爬滚打”，在艰苦复杂

^① Joseph Federici, Nicole Morgret, Benton Gordon, and Graham Ayres, “China-Venezuela Fact Sheet: A Short Primer on the Relationship,” USCC, January 13, 2026, p.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1/China_Venezuela_Fact_Sheet_A_Short_Primer_0.pdf.

条件下经营的经验更为丰富，生存能力和韧性更强。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后初期的石油项目招标中，美企犹豫观望，后期虽有进入但部分项目效益不佳，有些资产转让给了中国油企。在委内瑞拉，中企经营时间长，重质油开发经验丰富，成本和技术优势明显，不仅是未来委石油产能恢复过程中相关项目有力的竞争者，也是美西方油企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委内瑞拉油气资源与国际投资争端

查道炯

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宣布维持对委内瑞拉石油全面禁运。有分析猜测这一举措将对中国造成尤为严重的打击，中国将失去一个重要的、价格优惠的石油来源。本文通过讨论委内瑞拉在国际油气市场的地位以及“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两个长期性因素，试图为研判未来形势的变化做贡献。

一、客观看待委内瑞拉在国际油气市场的地位

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1999年乌戈·查韦斯成为总统，委美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急转直下之前，两国的油气市场同步发展，高度融合，可以说委内瑞拉是美国能源市场的延伸，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买家是美国。2017年，特朗普政府禁止委最大的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进入美国金融市场，2019年对其实施进一步制裁，此

后,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均持续下降。

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委内瑞拉整体经济形势的恶化,委石油公司资金严重不足,长期大量拖欠服务费,严重影响了服务商的资金运转,已经造成委内瑞拉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市场的大幅萎缩,原油日产量下降严重。到2025底,不同机构的统计数据都显示,委在全球原油生产量中的比重仅为1%。

除了原油产量占比很低外,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也存疑。不论是在世界能源行业报告还是主流国际媒体中,通常的表述是: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估计约为3000亿桶,约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17%。但是,有理由对委内瑞拉是世界储油第一大国这个叙事保持必要的清醒。

其一,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受到行业怀疑。不论是一个具体区块还是一个国家,其能源资源量包括已查明和推断资源量两大部分。待开发的可采资源量,由于涉及勘探的资金、技术投入以及地质科学方法的运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值。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从约1000亿桶(主要为轻油)猛增至2998亿桶(包含超重油)的叙事起源于2011年,其政府称由于采用新测量方法,该国的奥里诺科河流域有了新发现。但是,当年的能源行业文献便提到,针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新数据,“一些分析师认为缺少独立核查,引人怀疑”。^①在2026年1月7日,依然有英文媒体指出: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是一个“自我报告”(self-reported)的结果,“从来就没有经过独立专家给予多视角和结论性评估”。^②

其二,欧佩克(OPEC)仅仅是报道了委内瑞拉所提交的油气数据,并未进行核实。欧佩克和2016年扩容后的“欧佩克+”的职能之一是审查和协

^① 舟丹:《委内瑞拉称石油储量超沙特》,《中外能源》,2012年第1期,第102页。

^② Jake Conley, “Venezuela Says It Has the World’s Largest Reserves of Crude Oil. Making It Viable Is a Whole Other Problem,” Yahoo, January 7, 2026,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venezuela-says-it-has-the-worlds-largest-reserves-of-crude-oil-making-it-viable-is-a-whole-other-problem-181512098.html>.

调其成员国的石油产量配额。配额体现了全球石油市场现状、需求等市场供需变化因素，其中成员国的石油储量数据是其获得产量配额的重要依据。欧佩克只是报道了委内瑞拉提交的储量数据，但从未经国际同业机构核实 (never-verified)。

综合起来看，就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在世界石油市场的吸引力而言，即便采用千亿桶储量估算值，也是可观的，但是，奥里诺科河储油带是超重型含硫原油，其提取技术要比轻型原油更复杂，提取设备也更为昂贵。从产量、储量及未来开采来说，委内瑞拉在国际石油供应格局中的重要性都被高估了。

二、外资在委内瑞拉面临的挑战

过去30年间，委内瑞拉寻求开展国际油气合作。在委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相关服务的大型外国企业包括：英国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国企）以及康和资源 (China Concord Resources Corp, 私企)、埃尼集团 (Eni, 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雷普索尔 (Repsol, 西班牙综合性国际石油化工和天然气集团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及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Rosneft) 等。^①

美国企业雪佛龙与PDVSA建立了合资、合作关系，在委的五个陆上项目和海上项目中持有25%到60%的股份。一些美国公司与委内瑞拉存在纠纷，康菲 (ConocoPhillips) 依然在试图收回查韦斯时期被没收的120亿美元资产。^②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在拒绝接受PDVSA的合资条件之后，终

^① “What’s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Venezuela After Maduro’s Capture?” Reuters, January 7,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whats-status-international-oil-companies-venezuela-after-maduros-capture-2026-01-05/>.

^② “What’s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Venezuela After Maduro’s Capture?” Reuters, January 7, 2026.

止了在委的业务,该企业于2007年提起的对委内瑞拉仲裁尚未结案。对雪佛龙之外美国的石油企业而言,一方面,与历届委内瑞拉政府国有化措施所积累的历史旧账尚未结清。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的原油比美国的轻质汽油更适合生产柴油,那些生产重质原油的美国炼油厂渴望获得更多委内瑞拉石油,因为他们能做到高效处理,而且通常成本更低。^①

委内瑞拉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吸引中资油气企业参与其市场开发。1997年,中国的石油公司便已获得进入委内瑞拉油气市场的开采合同,基本模式是合资开采(委国有石油公司在具体区块的占股在40%—70%不等)、油田服务、工程承包等。2007年委内瑞拉与中国达成“石油换贷款”协议,额度为500亿美元。2017年,委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其石油出口收入的货币之一。理论上,中资能源企业在南美打造稳固的能源合作基地,有利于中国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在美国页岩油生产革命成功后,美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下降,全球原油供给侧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委内瑞拉通过加强与中资能源合作,经济上可以降低对美国石油市场的依赖,推进外来投资和原油出口的多元化,这有利于确保委在中国市场的未来份额,从而提高委在地区和全球能源贸易中的议价能力。

在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后,外资在委面临挑战。外国企业必须在获得美国的许可才能与委当局谈判、规划以及从事项目作业。^②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运营”(run)刚刚开始,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是否进入了一个更高风险、更高成本、更高不确定性的时代,国际能源企业都处于观望阶段。

^① Anika Arora Seth, “The US Wants to Remake Venezuela’s Oil Industry. History Stands in the Way,”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5, 2026, <https://apnews.com/projects/venezuela-oil-exports-explainer/>.

^② “What’s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in Venezuela After Maduro’s Capture?” Reuters, January 7, 2026.

三、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机制

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委内瑞拉采取了一系列“资源民族主义”做法，例如，通过修订本国立法、出台税收政策突击征收高额赋税、强制实施本地化条款等规制手段，试图强化对油气资源的控制权；通过随意发起合规、刑事调查等手段，严重影响外资项目正常经营和投资利益。境外油气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资产不便移动等特点，导致企业面临“沉没成本陷阱”。一旦东道国政策突变，企业难以快速撤资止损，甚至可能因此陷入巨额损失。

在委投资的外国公司的做法之一是提起国际仲裁。例如，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要求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荷兰子公司（已投资奥里诺科超重油项目）实施重组，由国有石油公司附属企业持股60%。康菲拒绝后，其相关项目被国有化。康菲遂依据《荷兰—委内瑞拉双边投资协定》《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向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常设仲裁机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起国际仲裁。仲裁庭认定委方未就征收进行善意补偿谈判，构成非法征用，裁决支持康菲主张。委方提出“合同限额”抗辩，被仲裁庭驳回。委方上诉失败，执行程序持续推进，包括拍卖委方在美国境内资产以履行债务。^①2008年委内瑞拉照会荷兰政府，有意终止委—荷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于2012年退出公约，开始废除包含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双边投资协定。但根据荷—委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委发出的照会只是启动了“日落期”（sunset period，即一方单方面终止后，投资保护仍将继续生效的期限）条款，截至2023年，ICSID裁决对作为国家的委内瑞拉

^① 赵浩、谢雯雯、穆丽冰：《从竞逐到规则之治：境外油气投资争端解决路径》，《中国石油企业》，2025年6月，第88—91页。

依然有效。^①此外，埃克森美孚等石油企业也基于上述公约对委提起过国际仲裁。^②

委内瑞拉不是对“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持保留态度并采取类似国内法措施的唯一国家（拉美地区共有16个国家退出了该机制）。在一些国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在它们眼中，仲裁程序缺乏透明度；仲裁员缺乏公正性和独立性；与国内法院的审判相比，国际投资仲裁成本更高；该机制是单方面的，仅投资者可以提起仲裁；缺乏对受到跨国公司行为损害者的救济机制等。^③

中国与委内瑞拉于2024年5月签署《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已于2025年1月生效。协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列举了仲裁选项，规定投资者可以将争端提交给“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组建的临时仲裁庭”，而且“如果争端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其他仲裁机构或依据其他仲裁规则仲裁”。^④

对中资企业（包括非国有实体、中小企业在内）而言，不论委内瑞拉的执政当局如何变化，也不论未来其外资政策的变化是否是受到美国的偏好影响，都无法改变该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国家义务。中资企业可以积极主动地利用包括UNCITRAL在内的仲裁机制，该机制涉及的业务范围包括：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电子商务、破产、国际支付、货物销售、运输法、采购与基础设施。

美国对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国家采取超常措施，不是第一次也不

^① Sergey Ripinsky, “Venezuela’s Withdrawal From ICSID: What it Does and Does Not Achieve,” *Investment Treaty News*, April 13, 2012, <https://www.iisd.org/itn/2012/04/13/venezuelas-withdrawal-from-icsid-what-it-does-and-does-not-achieve/>.

^② David Michael Lamb, “Who Controls Venezuela’s Oil? It’s Complicated,” *CBC News*, January 6, 2026, <https://www.cbc.ca/news/world/venezuela-oil-nationalization-expropriation-9.7035065>.

^③ 殷维：《拉美国投资条约转型：特征、动因及对华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25年第6期，第103—131页。

^④ 全文见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栏中国和委内瑞拉《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https://tfs.mofcom.gov.cn/sbtzbhxd/index.htm>。

会是最后一次。对已经在委内瑞拉投资的中资企业而言，在协商解决争端无效的情形下，采取国际仲裁是一个有利于行业品牌建设的选项。另一方面，中国在委内瑞拉乃至其他拉美国家的能源利益，远不止获取那些地区的油气产品。在电动汽车、太阳能、储能、数字化、电信、金融科技、电气化和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等利益，中国在拉美投资有竞争力。从更宏观的层面看，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无论委内瑞拉的政局如何变化，中资企业都可以利用既有的双边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依法保护中方在委内瑞拉的合法利益。■

（责任编辑：吴兴佐 孙茹 王锦 王莉）